

#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毖》 第六篇研究

季旭昇\*

## 摘 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周公之琴舞》是一篇很重要的出土文獻，其中包含〈成王作敬毖〉九篇，本文討論其中的第六篇，在學者的基礎之上，對全篇進行了通讀，並解決以下詞語的解釋：釋「命不亾筭」為「命不夷歇」，同意李學勤讀「寔天之不易」之「寔」為「對」，但「寔天」當釋為「配天」，即「當天子」之意。從金文、典籍的「在上」、「在下」多指處所，罕借代為人，以推「寔畏才上，敬顯才下」應該理解為「(先王之)寔畏才上，敬顯才下」。

**關鍵詞：**命不夷歇、寔、寔畏才上、敬顯才下

---

\*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教授。

The study of the sixth of *Advices written by Cheng Wang in Dance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written by Zhou Gong o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I)

Chi Hsiu-Sheng\*

Abstract

*Dance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written by Zhou Gong o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I)* is an essential unearthed document, which contain nine chapters of *Advices written by Cheng Wa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xth chapter.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s, this article will probe the whole chapter and solv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ollowing terms: “Ming Bu Yi Hai” is interpreted as “Ming Bu Yi Xie”, Li Xue Qin’s explanation of the “Zhi” on “Zhi Tian Zhi Bu Yi” as “Dui” is accepted, but “Zhi Tian” should explained as “Pei Tian”, which means “become the king”. According to the bronze character and ancient books, “above” and “below” are mostly referred to certain locations; they are rarely referred to a persons. Thus, “Gong Wei Zai Shang, Jing Xian Zai Xia”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glory (of the former kings) appears at above, their respect appears at below”.

**Keywords:** Ming Bu Yi Xie, Zhi, Gong Wei Zai Shang, Jing Xian Zai Xia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毖》 第六篇研究

季旭昇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sup>1</sup>·周公之琴舞》（以下簡稱〈周公之琴舞〉）是一篇很重要的出土文獻，但是學者研究至今，仍然有很多我們仍無法完全瞭解的部分。

〈周公之琴舞〉一開始說「周公 𠄎（作）多士敬（倣）怵（毖），璽（琴）璽（舞）九統（卒）」，既然稱之為「怵（毖）」，則當與《詩·周頌·小毖》、《大雅·桑柔》同類，屬於自警或警人之詩。<sup>2</sup>但是簡文又說是「琴舞九統」，琴舞與詩文的關係如何，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

其次，簡文說周公作「琴舞九統」，可是簡文全篇只錄了「元內啟（應該就是「九統」中的第一篇）」四句，其餘的「八統」完全看不到蹤影。周公作多士倣毖的「元內啟」之後，接下去就是「盛（成）【一】王 𠄎（作）敬（倣）怵（毖），璽（琴）璽（舞）九統（卒）」，所錄內容則有完整的九篇。只是這九篇的字詞章句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李學勤或以為「成王九統」中的再啟、四啟、八啟、九啟四篇是周公所作。<sup>3</sup>這個說法乍看頗有道理，但是衍生出的問題一樣很難說明白。

<sup>1</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以下或簡稱《清華三》。〈周公之琴舞〉由李守奎原考釋，其說明、釋文及注釋見於本書的第132-143頁。下文凡引錄本篇原考釋說明、釋文及注釋的原文，都不另加注。

<sup>2</sup> 《毛詩·周頌·小毖·序》：「〈小毖〉，嗣王求助也。」鄭箋：「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孔疏：「〈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旭昇案：承審查人指出，「已」當作「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旭昇案：從內容來看，應該是成王初始嗣位，自我警惕之詩。《大雅·桑柔·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旭昇案：即芮良夫警惕周厲王之詩，與《清華三·芮良夫毖》類似。

<sup>3</sup> 參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又，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

依〈周公之琴舞〉的內容，周公的「琴舞九統」固然丟失了八篇，但依李學勤君臣間毖之說，則君臣各丟了四篇，本文仍不是完本。況且君臣相間作毖，在禮制上也很難說得清楚。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只有一篇一篇的去深入研究，希望能夠理出一些頭緒。本文要探討的是「成王儆毖」的第六篇。這一篇大家都同意是成王所作。以下先錄我們校改後的原文，然後順著原文進行字詞句的訓詁（「【】」中標明簡序）：

六𠄎（啟）曰：「元（其）舍（余）濬（沈／沖）人，備（服）才（在）清甯（廟），隹（惟）克少（小）心，命不戾（夷）箚（緩），寔（對）【一〇】天之不易。嚚（亂）曰：彌（弼）敢荒（荒）才立（位），𠄎（恭）畏才（在）上，敬（警）𠄎（顯）才（在）下。於（鳴）虓（呼）！弋（式）克元（其）又（有）辟，甬（用）頌（容）聿（輯）舍（余），甬（用）少（小）心【十一】，寺（是）隹（惟）文人之若（若）。」

六𠄎（啟）曰：「元（其）舍（余）濬（沈／沖）人，備（服）才（在）清甯（廟）

原考釋：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其，句首語氣詞。舍濬人，即《書》「予沖人」，見《盤庚》、《金縢》、《大誥》等。《盤庚下》孔傳：「沖，童。」孔穎達疏：「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備，讀為「服」，訓「事」。清廟，《周頌·清廟》小序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云：

「服在清廟」意思是在清廟主祀。……主持祭祀文王，正是成王的身份。<sup>4</sup>

旭昇案：「六𠄎」的「𠄎」，原考釋在本書頁一三五注（三）注解「元納啟」

<sup>4</sup>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年12月），頁1-4。

時已說得很清楚了：「每曲分為兩部分，開始部分稱『啟』，終結部分稱『亂』。」

原考釋讀「亅」為「其」，謂「句首語氣詞」，沒有說明它有什麼作用。據楊樹達《詞詮》，「其」除了作代名詞之外，也可以當副詞用，義為「殆」、「將」、「豈」、「當」、「若」等。又可以當句中助詞，無義；當句末助詞，表疑問。<sup>5</sup>高本漢以為：

在中國語最古的時期，像在《書經》裡所表現的，「其」字很常出現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聞名於全部經典語言的：A·一個語氣詞，表示一種主觀的意見，一種希望或是一種勸勉，例如：〈益稷〉「天其申命用休」；〈召誥〉「王其疾敬德」。<sup>6</sup>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說：

「其」在甲骨文中多用作語氣詞，如「其雨」「不其雨」等（「其雨」解作「大要下雨吧！」或「大概要下雨嗎？」「不其雨」準此），這種用法在後代也相當普遍。<sup>7</sup>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大部分典籍所見表期勉的「其」字結構，與「其」字相關的被期勉者都放在「其」字的前面，如前面高本漢所引《尚書》的「天其申命用休」、「王其疾敬德」，未見被期勉者放在「其」字的後面。《尚書·酒誥》有「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句，「爾」字出現在「其」字的後面，屈萬里《尚書集釋》：「其爾，《尚書故》云：『猶爾其，倒文也。』」<sup>8</sup>以「其爾」為倒文，看起來比較符合典籍所見這類「其」字的句式。不過，《尚書》中被期勉者放在「其」的後面的例子雖然不多，其實還是有的，《尚書·君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其汝克敬德」，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語譯為「你要能夠謹慎地和我以殷人的滅亡這種大不好的事作為鑒戒……你可要謹慎於你的德行」<sup>9</sup>，顯然同意被期勉者放在「其」

<sup>5</sup> 參楊樹達：《詞詮》（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五編4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卷四，頁38-45。

<sup>6</sup> 據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頁12轉引。

<sup>7</sup>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頁12。

<sup>8</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161。

<sup>9</sup> 原文及譯文均見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147-148。

的後面。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銅器銘文中這類的「其」字句，被期勉者放在「其」字的前面或後面都有，承前省略的則佔大多數，如：

中義作𠄎鐘，其萬年永寶。(中義鐘，《殷周金文集成》26)

如果補上省略的被期勉者，應為「中義其萬年永寶」，意為：「期望中義能萬年永遠珍寶它。」

被期勉者放在「其」字前面的如：

師史其萬年永寶用享。(師史鐘，《殷周金文集成》141。意為：「期望師史能萬年永遠珍寶享用它。」)

被期勉者放在「其」字後面的如：

呂雒姬作齋鬲，其子子孫孫寶用。(呂雒姬鬲，《殷周金文集成》636。意為：「希望子子孫孫能夠珍寶使用。」)

由此看來，〈酒誥〉「其爾典聽朕教」句，直接依原文讀即可，意為：「希望你們常常聽我的教誨。」不必以「其爾」為「爾其」的倒文。周秉鈞《尚書注釋》：「其：希望。表祈使語氣。」<sup>10</sup>正是這麼處理。

「灑」，即「沈」字。金文「沈」字作「𠄎」<sup>11</sup>，本簡作「𠄎」，右上「人形」繁化為「𠄎」<sup>12</sup>，人形中間「𠄎」旁繁化為接近「用」形。右下从「白」，應該是右旁與「𠄎」趨同化的結果。「沈人」讀為「沖人」，已見《清華一·皇門》

<sup>10</sup> 周秉鈞：《尚書注釋》（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頁154。

<sup>11</sup> 參四訂《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月），卷十一，頁737，1824號。

<sup>12</sup> 蘇建洲：〈初讀清華三《周公之琴舞》、《良臣》札記〉（2013年1月18日武大簡帛網首發）提出「灑」字上部作「𠄎」與「𠄎」作「𠄎」（《璽彙》2970）上部同，「因『𠄎』聲化為『允』的現象，致使『𠄎』、『沈』（季案：「沈」當作「允」）二字形體完全相同」。又指出《卜書》02「𠄎」作「𠄎」、03「陷」作「𠄎」，陳劍以為是「改『𠄎』上『人』為形近之『允』以標音」（陳說據程少軒提供）。其說均是。

簡 1。<sup>13</sup>「余沖人」即「我這個年輕人」，成王的謙稱。

「服在清廟」，原考釋及李學勤所釋可從，即「在清廟主祀」，當即周公還政成王，成王已踐阼為天子。但不稱為天子，而稱「服在清廟」，一則表示謙意，一則在清廟面對文王，希望能小心翼翼、效法文王。

綜上所論，我們以為本簡「其余沖人，服在清廟，惟克小心，命不夷緩，寔天之不易」的「其」字有期勉義。「其」字所期勉的內容為「惟克小心」，意為「希望我（這個年輕人在宗廟祭祀先祖，）能夠小心翼翼」。「小心」的原因或內容是「命不<sub>尸</sub>筭，寔天之不易」，因此「其」字的期勉範圍也可以視為包括「惟克小心，命不<sub>尸</sub>筭，寔天之不易」。類似情況，可以舉金文中一個祈使的「其」字涵蓋範圍較廣的例子，如：

……其眉壽無期、子孫孫永保鼓之。（子璋鐘，《殷周金文集成》113）

……其用追孝於皇考己伯、侃喜前文人、子孫孫永寶用享。（兮仲鐘，《殷周金文集成》65）

〈子璋鐘〉的「其」字應該涵蓋「眉壽無期、子孫孫永保鼓之」兩件事；〈兮仲鐘〉的「其」字則應該涵蓋「用追孝於皇考己伯、侃喜前文人、子孫孫永寶用享」三件事。本篇的「其余沖人，服在清廟，惟克小心，命不<sub>尸</sub>筭，寔天之不易」應該與之類似。

佳（惟）克少（小）心，命不<sub>尸</sub>（夷）筭（緩），寔（對）天之不易

原考釋讀為「佳（惟）克少（小）心，命不<sub>尸</sub>（夷）筭（歇），寔（對）天之不易」：

命，指天命。<sub>尸</sub>，讀為「夷」，《大雅·瞻卬》「靡有夷屆」、「靡有夷瘳」等

<sup>13</sup> 原考釋李均明、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均讀「沈」為「沖」。董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復旦網2010年6月7日首發）指出「沈」、「沖」音近可通。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復旦網2010年6月7日首發）亦指出金文「沈子」、「沈孫」之「沈」亦為此義。其說均是。

句中的「夷」，楊樹達釋為句中助詞（《詞詮》第三四八頁）。箐，疑讀為「歌」，《左傳》宣公十二年杜注訓「盡」。寔，讀為「對」，參看《金文編》第二七二頁。馱簋（《集成》四三一七）「眈在位，作寔在下」，秦公簋（《集成》四三一五）「眈寔在天」等，均讀為「對」。《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

李守奎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又補充一些其他的想法：

卮，讀為夷，或可訓為滅絕。《後漢書·班固傳》：「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箐，原考釋讀為「歌」；疑或可讀「割」。「夷割」意思大約相當後世文獻中的「夷絕」，即滅絕。大意是周所受天命得以延續，不滅絕。<sup>14</sup>

在同篇的「文義串講」中對這三句的串講為「祇有小心恭敬，纔能使周所受天命不絕。對答天之不改易其命」。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特別把「寔」讀為「對」的相關證據剖析得非常明白：


（寔）這個字常見於西周及春秋金文，我認為四版《金文編》關於它已經有恰當的意見。該書引楚簋「寔」字，讀為「對」。按楚簋 1978 年出於陝西武功任北村，銘文見於《殷周金文集成》4247、4248，其後半云：「……楚敢拜手稽首，寔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樽簋，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顯然「寔揚」應該讀為「對揚」。這是因為「寔」是端母質部字，「對」是端母物部，聲同韻亦相近，故可通假。……《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字毛傳訓為「配也」，鄭箋：「作，為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王朝的成立由於天命，這是「作邦」；這樣的天命須有君王當之，這是「作對」，亦即作配。《周公之琴舞》……所謂「天之不易」，對照《尚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正是與上句的「命」即「天命」相應，所「寔」即「對」

<sup>14</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年12月），頁5-23。



的就是天命，同《皇矣》的思想是相一致的。<sup>15</sup>

黃傑以為「𠄎」字當釋為「屨」，「寔」當讀為「恤」：

△原釋為「𠄎」，讀為「夷」，書末字形表收作，不確。此字𠄎下部明顯還有「𠄎」形和「又」形的筆劃，當釋寫為屨，釋讀待考。

「寔」原讀為「對」，解為配，似難通。今按：「寔」似當讀為「恤」。上博三《周易》簡4「懷」，帛書本對應之字作「洫」。「寔」、「恤」都是質部字，音近可通。「恤」意為憂慮。「天之不易」，原注引《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君奭》「不知天命不易」，已經解釋明白。<sup>16</sup>

theta922 主張「易」當釋為「慢易」：

簡10-11「寔（對）天之不易」與簡14「有心不易」，「不易」之「易」，也許可讀為慢易之易。《書·君奭》「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朱駿聲《尚書古註便讀》：易，敝也，猶輕慢也。<sup>17</sup>

旭昇案：原考釋釋「命」為「天命」，這是對的。「命」、「令」本同一字分化，其本義即「命令」，所以能釋為「天命」，是由「天所命令」這一點引申而來。

原考釋所隸「𠄎」字，黃傑以為下部還有筆畫，應隸為「屨」（案：當隸作

「屨」）。細看圖版，「」字在「𠄎」旁下確實有「𠄎」及「又」旁的痕迹，

<sup>15</sup>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年12月），頁1-4。

<sup>16</sup>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2013年1月14日武漢簡帛網首發，[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

<sup>17</sup> 武漢網帳號「theta922」說法見：武漢網帳號「易泉」（何有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1>），26樓發言，2013年3月30日。

但顏色很淡，有點像是污痕湊巧像字，或其它原因造成的字痕。退一步說，即使它應隸作「屨」，也可以理解成從「屮」聲，我們不妨從「屮」聲去解讀。如果同意這一點，那麼原考釋讀為「夷」，用為語助(或「滅絕」)，也還是合理的。「箒」，原考釋讀「歇」(或「割」)在聲韻通讀上都沒有問題。「命不夷歇」全句的意思原考釋沒說，推其意大概是「周所受天命不會滅盡」(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則明確地釋為「周所受天命得以延續，不滅絕」。「寔(對)天之不易」的意思是「對答天之不改易其命」<sup>18</sup>其說於初讀似可通解。但是先秦典籍「不易」一詞應該釋為「不容易」<sup>19</sup>，因此，這樣的解釋可能還有商榷的餘地。

黃傑以為原考釋讀「寔」為「對」，解為配，「似難通」，因而主張讀「寔」為「洫」，並舉了《上博三·周易》簡4與帛書本對應的例子，讀「寔」為「洫」，放在文本中也文從句順，頗有說服力。不過，他接受李學勤把「天」釋為「天命(上天賜予周邦的「天命」)」，恐怕是有問題的。先秦文獻似未見把「天」釋為「天命」的明確例證。李學勤前引文所舉《尚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原文都是「天命」，似不能直接等同「天」。再說，讀「寔」為「洫(同「恤」)」，固然沒有問題，但「洫(「恤」)」字多半是上對下的用語，用來「洫(同「恤」)天之不易」，似不合「洫(「恤」)的語感<sup>20</sup>。因此，我們似乎要重新思考這幾句話的訓釋。

原考釋把「命不屮箒」釋為「佳(惟)克少(小)心」的結果，其實應該看成「佳(惟)克少(小)心」的內容，與「寔天之不易」一樣，都是成王自我警勉要小心的內容。因此，我們主張「命不屮箒」可以讀為「命不夷緩」。據《說文》，「夷」的本義是「平也」，先秦典籍「夷」字訓為「平」的例子很多(常義，不舉例)，本篇此字似也應釋為「平」，意思是「平易」、「平坦」。「箒」則可考慮讀為「緩」(「害」聲與「爰」聲相通，參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頁650)。「命不夷箒」即「周邦的命運不會平坦寬緩的(目前看來是多災多難)」。《詩·

<sup>18</sup> 本句的解讀見〈《周公之琴舞》補釋〉的文義申講。

<sup>19</sup> 參季旭昇：〈《毛詩·周頌·敬之》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愍》首篇對比研究〉，「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11月22日。

<sup>20</sup> 「恤」字少數看起來好像用於下對上，如《晏子春秋·內篇問下》「共恤上令，弟友鄉里」(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8)。其實這個「恤」字應該看成是「慎」的假借，見于省吾：《雙劍謬諸子新證·晏子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256：「恤，慎也。」

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靡常」、「駿命不易」、「命之不易」，《周頌·敬之》「命不易哉」，還有前面李學勤引述的《尚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這些句子顯示了周初念茲在茲、戒慎恐懼的敬畏天命的思想，「隹（惟）克少（小）心，命不亾（夷）筭（緩）」表現的就是這種思想。

「寔天之不易」，李學勤讀「寔」為「對」是很好的意見。李文承襲容庚《金文編》對楚簋「寔」的解釋，並全面檢討了金文中的「寔」，以為許多金文中的「寔」字都應讀作「對」。這是對的。但是在實際解讀本篇時，他似乎把「寔天之不易」斷讀成「寔（對）『天之不易』」，把「天」理解為「天命」，「所『寔』即『對』的就是天命」，這就可以再商榷了。

如前所述，先秦文獻中單獨的「天」字沒有解為「天命（上天賜給周邦的『天命』）」的。其實，李文中所舉的「寔」字釋為「對」的諸例，進一步解釋，除了楚簋外，都可以用《詩·皇矣》毛傳「配也」來解釋。「配天」，就是「其德配天」，〈皇矣〉的「作對」就是上天產生「配天的天子」。〈五祀鞮鐘〉、〈鞮簋〉的「作寔在下」就是「成為『配天』的天子於下土」；〈秦公簋〉的「駿寔在天」就是「長久地『德配』於天」（「德配於天」就是「當天子」的意思）（秦公鐘、罇作「駿寔在立（位）」，李文在注7中說「或以『天』為『立』字之誤」。其實，「寔」字的「配」義用久了成為熟詞後，單用一個「寔」字就可以包含「配天」的意思，也就是「當天子」的意思。因此「駿寔在位」就是「長久地在位當天子」。準此，本篇的「寔天之不易」應讀為「『寔天』之不易」，意思是「當天子的不容易」。本句與「命不夷筭」並列，都是「隹（惟）克少（小）心」所指涉的內容，全句是說：希望我能小心——周邦的命運並不平坦寬緩、當天子並不容易。

躩（亂）曰：彌（弼）敢荒（荒）才立（位），龔（寵）畏才（在）上，敬（警）纛（顯）才（在）下，「亂曰」，原考釋在《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注14已有明白的注解：「亂，音樂之卒，與啟相對」，可從。「彌（弼）敢」以下的句子，原考釋云：

彌，讀為「弗」；彌敢，不敢。荒，《國語·吳語》「荒成不盟」，韋昭注：「荒，空也。」龔，讀為「寵」。《易》師卦《象傳》：「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畏，讀為「威」。此指天之寵威。敬纛，讀為「警顯」，警告顯示。《大雅·

文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號叔旅鐘（《集成》二三八）：「皇考嚴在上，異（翼）在下。」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

「弗敢荒在位，恭畏在上，敬顯在下」，講的是在位的君王必須「恭畏」在上的天帝之命，而在下加以「敬顯」。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文義申講〉的說解是：「你們不敢荒怠在位，敬畏在天上的祖考神靈，敬顯你們在天下的君王。」<sup>21</sup>

胡敕瑞以為「孽畏」猶「恭畏」。「『孽畏才（在）上』即敬畏上天」。<sup>22</sup>

黃傑以為「孽畏」「敬顯」應該都是動詞：

原將「孽畏」讀為「寵威」，認為「寵威」指天之寵威；「敬顯」讀為「警顯」，解為警告顯示，並引到《大雅·文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這似乎是將「寵威」看作名詞，「敬顯」看作動詞，而所引的「明明」、「赫赫」又是形容詞，不甚清晰。「孽畏」、「敬顯」的詞性顯然是一致的。這兩個詞似乎不宜像《大雅·文王》的「明明」、「赫赫」那樣看作形容詞，因為那樣的話，「孽畏在上，敬顯在下」就與《大雅·文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相近，成了對在上者和在下者的描摹，與「弗敢荒在位」的意義沒有什麼關聯了。我們認為這兩個詞應當看作動詞，「孽畏」讀為「恭畏」，「恭畏在上」意為恭敬畏懼在上者；「敬顯」可讀為「儆顯」，「儆」意為戒，「顯」意為使之顯明，大概是針對在下者之中的賢能而言，「儆顯在下」意為儆戒在下者，使之顯明。這樣解釋，與前「弗敢荒在位」意思一致。<sup>23</sup>

<sup>21</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年12月），頁5-23。

<sup>22</sup> 胡敕瑞：〈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筭記之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2013年1月7日。

<sup>23</sup>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2013年1月14日武漢簡帛網首發，[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

吳雪飛以為「彛威」相當於「嚴」，而「敬顯」相當於「翼」：

這句話的「彛威在上，敬顯在下」顯然和金文中常見的「嚴在上，翼在下」有一定關係。……對於「嚴在上，翼在下」，有多種解釋。張德良經過細致論證，認為「『嚴在上，翼在下』中的『嚴』『翼』同訓為敬，表示祖先神的恭恭敬敬。」……這其實是沿用《爾雅》的訓詁，筆者認為可從。《爾雅·釋詁》：「儼、翼、恭，敬也。」郝義行《義疏》謂儼「通作嚴」，並謂「儼、嚴聲義同。」又《詩經·小雅·六月》：「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毛傳：「嚴，威嚴也。翼，敬也。」……由此看出，「嚴在上，翼在下」與「彛威在上，敬顯在下」意思一致。根據毛傳和朱熹的訓釋，顯然「彛威」相當於「嚴」，而「敬顯」相當於「翼」。……「彛威在上，敬顯在下」，這裏的彛、敬均讀如本字，不必假借為他字。彛，黃傑認為讀為恭。而《說文》：「彛，愨也。」段注：「此與心部恭音義同。」所以筆者認為彛不必再讀作恭。敬，也不必再讀作警或儼。<sup>24</sup>

旭昇案：「彛（弼）敢荒（荒）才立（位）」，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文義串講〉說解為「你們不敢荒怠在位」，「不敢荒怠在位」可從，「你們」則可商。本篇是成王自愨之詞，本句的主語應該是成王，全句應釋作「我不敢荒怠在位」。

「彛畏才上，敬顯才下」，各家意見不同，原考釋意謂「天之威寵在上，天之警告顯示在下」，但在〈《周公之琴舞》補釋·文義串講〉的說解中已經把「彛畏才上」的對象改成「天上的祖靈神考」。李學勤則把這兩句說成是「在位的君王」對「在上的天帝」的動作；胡敕瑞謂上句為「敬畏上天」；黃傑釋為「恭敬畏懼在上者，儼戒在下者，使之顯明」（吳雪飛沒有明說，不好臆測）。諸家異說紛紛，沒有一致的看法。

仔細查核先秦此類句法中的「在上」、「在下」多指處所，罕借代為人。《詩·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哲見於

<sup>24</sup> 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2013年1月17日武漢簡帛網首發，[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

天。」<sup>25</sup>其主語為文王（箋以為含武王）。金文井人 𠄎鐘（《集成》110）「前文人其嚴在上」、虢叔旅鐘（《集成》238.2）「皇考嚴才（在）上、異才（在）下」，類似句法的主語都是先王。比照這種句法，本簡此處似應釋為祖先的恭敬畏懼在天上、其敬謹顯明於人間。當然，純就本兩句來看，「彝畏才上，敬爨才下」也有可能釋為「（天之）彝畏才上，敬爨才下」，但是配合本篇下句說「式克其有辟」，「有辟」指的是「可以供人學習的典範」。成王不可能學天，只能學習文王、武王，因此本句只能理解為「（先王之）彝畏才上，敬爨才下」。這裡省略的「先王」，見文末，簡文稱之為「文人」。

於（鳴）虛（呼）！弋（式）克斤（其）又（有）辟

原考釋：「式，句首語助詞。克，肩任。有辟，國君。」

胡敕瑞以為「式」解為「用」更好：

「式」用作句首語助詞，古籍中不乏用例。不過，「弋（式）克斤（其）又（有）辟」一句中的「式」，解釋為「用」字似乎更好。《爾雅·釋言》：「試、式，用也。」「式」作「用」解，古書中也多見，例如：《詩經·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鄭箋：「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簡4另見「甬（用）戡（仇）斤（其）又（有）辟」一句，句式與文意與簡11的「弋（式）克斤（其）又（有）辟」相似。在「式」的位置上出現的正是「用」，這可算是「式」義同「用」的一個異文證據。<sup>26</sup>

暮四郎（黃傑）訓「克」為「能夠」，以為「克」下當有脫字：

<sup>25</sup> 見中研院「漢籍電子資料庫」《經/十三經/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大雅/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附釋音毛詩注卷第十六、十六之二、五十/大明(P.540-1)..[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頁540，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12^264326154^807^^8010100100030006000100030001^1@@949088254#>。

<sup>26</sup> 胡敕瑞：〈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筭記之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2013年1月7日。

「克」，原解為肩任。這個解釋來源於《說文》「克，肩也」，……按這種解釋，「克其有辟」意為勝任其君主，似難以講通。金文中有如下辭例：克夾紹先王（《集成》2833、2834）、克恭保厥辟恭王（《集成》2836）……本篇簡4云「用仇其有辟」。我們懷疑，此處「克其有辟」很可能與上舉金文辭例是類似的意思，「克」下可能脫去了「逖（仇）」或「夾紹」等字。「克」是「能夠」之意。<sup>27</sup>

旭昇案：本篇「亂曰」以下「弼敢荒才位」、「恭畏在上」、「警顯在下」、「式克其有辟」等句子的主語是誰，都不好判定，但全篇的語意還是應該會前後一致。「弼敢荒才位」的主角當然應該是成王，「恭畏在上」、「警顯在下」本文主張其主語都是「先王」，因此「式克其有辟」的主語也應該是「先王」。

裘錫圭在〈卜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一文中詳細分析了甲骨金文及先秦文獻中的「式」字，以為有表示「可能」、「意願」、「勸令」、「乃」，及虛詞等用法。<sup>28</sup>在本句中，大約只能採用「虛詞」義。原考釋謂「式，句首語助詞」，可從，其義本來就相當於「用」、「因此」。克，當釋為「能」。暮四郎以為此處脫去了「逖（仇）」或「夾紹」等字，補足後這個句子就變成「式克逖其有辟」、「式克夾紹其有辟」，全句就變為成王對臣子的要求了。這樣理解，與本篇前面的成王自我警勉的篇旨相去較遠。本篇從一開始就是成王自我警勉國命不夷、配天不易，因而要效法先祖保持戒慎恐懼之心。篇末突然轉而要求臣下，有點奇怪。

「辟」，本義為「法」、「效法」，見《逸周書·祭公》「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孔注。在本句可釋為「可效法的典範」。「式克其有辟」，意思是：「因此能夠有我可效法的典範」。

甬（用）頌（容）聃（輯）舍（余），甬（用）少（小）心，寺（是）佳（惟）  
文人之若（若）

<sup>27</sup> 武漢網帳號「暮四郎」（黃傑）說法見：武漢網帳號「易泉」（何有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1>），19樓發言，2013年3月17日。

<sup>28</sup>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中國語文學報》第1輯，1983年。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122-140。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1·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212-229。

原考釋：

甬，讀為用「用」。頌，讀為「容」。聿，讀為「輯」。《爾雅·釋詁》：「和也。」寺，讀為「持」，保持。若，訓「順」。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

頌，容貌之容本字，儀容。《詩·周頌·振鷺》：「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輯，和悅。《詩·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鄭玄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悅，順於民，則民心合定。」<sup>29</sup>

在同一文章的「文義串講」中則提出兩種說法，第一種是成王勸誡臣輔之語：「你們要輔佐你們的國君，以使我儀容和輯，你們要小心扶持（我），順從祖考的心意。」第二種是成王自儆：「勝任國君之位，儀容和輯，我小心奉侍（祖考），順從祖考的心意。」

旭昇案：第六啟全篇寫成王自警，篇末卻以「儀容和輯」作結，格局稍小。而且「儀容」和「和輯」似乎也很難放在一起。我認為「容」，當釋為「寬裕」，《荀子·不苟》：「恭敬謹慎而容。」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一》：「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聿」，原考釋讀為「輯」，釋為「和」，可從。「用容輯余」，意思是：「（效法先王的典範）使我寬裕溫和」。

原考釋讀「寺」為「持」，全句變成「持惟文人文若」，句法有點怪。疑「寺」讀為「是」，「寺」從「之」聲，「之」聲與「是」聲通用<sup>30</sup>，「是惟文人之若」即「惟若文人」，意思是：一切順著先祖（的典範去做）。

《詩經》「頌」體因為時代較早，押韻還不是很固定，也有不押韻的，〈周公之琴舞·六啟〉的情況正是如此。以下我們把本篇的押韻標出來（括號中是我們認為是韻腳的字所屬的古韻部）：

<sup>29</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年12月），頁5-23。

<sup>30</sup> 參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太原：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507。



六啟(啟)曰：其余沖人(真)，服在清廟，惟克小心(侵)，  
命不夷筭(月)，寔天之不易(錫)。

嚚(亂)曰：彌(弼)敢荒(荒)才立(位)，弊(寵/恭)畏才(在)上  
(陽)，敬(警)纛(顯/忻)才(在)下(魚)。

嗚呼！式克其有辟，用容輯余(魚)，用小心，是惟文人之若(魚)。

首行一、三句的「人」、「心」叶韻，屬真侵旁轉<sup>31</sup>，第二句不入韻。次行「筭」、「易」押韻，屬月錫旁轉<sup>32</sup>。第三行二、三句的「上」、「下」押韻，屬魚陽對轉，第一句不押韻。第四行「余」、「若」押韻，同屬魚部。

最後，我試著把本篇語譯如下，希望能讓本篇的解讀更清楚些：

六啟曰：希望我這個在清廟主持祭祀的年輕人，能夠小心翼翼，因為我周邦的國命不是那麼平安和緩，希望我能體認配天當天子的不容易。亂曰：我不敢荒怠在位，(因為)祖先的恭敬畏懼在天上、其敬謹顯明於人間。啊！因此(祖先)能有我效法的典範，(這些典範)使我寬裕溫和，我要小心翼翼，一切順著先祖(的典範去做)。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于省吾：《雙劍詒諸子新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周秉鈞：《尚書注釋》，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

楊樹達：《詞詮》，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五編，4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sup>31</sup>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1972年)，頁1071。

<sup>32</sup>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1972年)，頁1057。

年版影印。

容 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太原：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1972 年。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二、期刊論文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第 8 期（2012 年）。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 年。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2012 年。

李均明、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第 5 期（2010 年）。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中國語文學報》第 1 輯，1983 年。

季旭昇：〈《毛詩·周頌·敬之》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首篇對比研究〉，「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年 11 月 22 日。

## 三、網站

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7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

胡敕瑞：〈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劄記之三〉，清華網，2013 年 1 月 7 日，[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10264497379/20130107081910264497379_.html)。

黃 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4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

董 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復旦網，2010年6月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78](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78)。

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復旦網，2010年6月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79](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79)。

蘇建洲：〈初讀清華三《周公之琴舞》、《良臣》札記〉，簡帛網，2013年1月18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1)。

